

甲乙剽言叙

昔胡元瑞南過聊城以一帙示余此吾甲乙
已後剽言也君盍爲我題之余讀一過則鉅
麗者足以關國是微瑣者足以資談諧卽不
越裨官亦雜家之鼓吹也因篋以自隨不趨
日對元瑞須眉今年秋俄得元瑞計音言在
人亡不勝感悼嗟乎造物以元瑞有言而剽
元瑞元瑞又不能常剽其身而剽其言元瑞乎元

瑞剽言乎吾不得而知也則余此題也亦與
此言交剽之矣聊城傅光宅叙



甲乙剽言

東越胡應麟著

海鹽姚士粦校

蜀僧

余過京口見鄔佐卿語曾于甘露寺遇一蜀僧
與接言論蓋深于禪理者因數數往還佐卿適
有所召迫窄無以應憂見于色僧問曰君須幾
何而形困若此鄔曰此方以內煎熬地獄非十

金不能免此僧持几上煮茶銅鈔視之曰此踰
十金矣便命索炭鄔異之卽以燃炭僧出袖中
一包出藥七許以鈔周身擦抹此藥藥盡着火
中燒令通赤急索酒淬之尋以水洗則成銀矣
鄔遂得緩子錢之急明日往謝僧已行矣

方子振

人多言方子振小時嗜奕嘗于月下見一老人
謂方曰孺子喜奕乎誠喜明當俟我唐昌觀中

明日方往則老人已在老人怒曰曾謂與長者
期而遲遲若此乎當於詰朝更期于此方念之
曰圯上老人意也方明日五鼓而往觀門未啓
斜月猶在老人俄翩然曳杖而來曰孺子可與
言奕矣因布局于地與對四十八變每變不過
十餘着耳由是海內遂無敵者余過清源因覓
方問此方曰此好事者之言也余年八齡便喜
對奕時已從塾師受書每于常課必先了竟且

語其師曰今皆弟子餘力請以事奕塾師初亦懲撻禁之後不復能禁日于書案下置局布筭年至十三天下遂無敵手此蓋專藝入神管夷吾所謂鬼神通之而不必鬼神者也

酒肆主人

余過淮陰市中憇一酒肆主人約五十許人與余談酒事各極其意主人忽瞪目視余曰觀君似解操觚者余謝曰非曰能之嘗窺一斑矣主

人遂與余論詩上自三百漢魏下及六代三唐以及我明無不畢當窾絜因命酒對坐劇飲復論天下事事至于千古興衰每太息流涕忽向余曰吾閱海內人多矣少得似君君得無金華胡元瑞乎余曰是也余因詢其姓字主人曰肆書張叔度是也余復問其鄉縣主人曰吾無鄉之人也余笑曰地且不得曾謂張叔度是丈人姓字乎主人起顧余笑躍身入內

曰母多談君且休矣明日索與相見衆傭保曰
主人仗一劍躍馬去矣余遂窮問其人則曰主
人有錢數百千令我輩張肆于此其出處從不
能悉也余意必江淮大俠託于市隱者耳

天上主司

乙未春試前一夕余忽夢見冕服一人坐殿上
召余入試既入則先有一人在坐者呼之曰易
水生未幾殿上飛下試目一紙視之有晉元帝

恭默思道七字翻飛不定余與易水生爭逐之
竟爲彼先得余怒力往鬪擊而覺爲不怡者久
之及入會場第一題是司馬牛問仁章始悟所
謂晉元帝者晉姓司馬元帝是牛金所生以二
姓合爲司馬字也恭默思道是認言破無意耳
可謂大巧第易水生不解所謂及揭榜則湯賓
尹第一蓋以易水二字爲湯也然夢亦憤憤書
法以水從易音陽非易也觀此則天上主司且

不識字何尤於濁世司衡者乎

李惟寅

李惟寅太保別僅一再易涼暑耳遂不良于行
蹒跚出見客道故殷勤至涕落不能止因念走
馬長于鍾陵躍澗時何輕捷也而一旦衰憊爾
爾乃知人生壯盛足恃幾何不覺覽鏡亦爲鬢
絲興嘆

趙相國

趙相國以東事憂悴時或兼旬不起余姓訪之
適日者王生醫者李生兩人在坐相國謂王曰
我仇忌何日出宮謂李曰我何日膏肓去體余
笑曰使石尚書出京便是仇忌出宮沈遊擊去
頭是膏肓去體相國爲之默然

劉玄子

劉玄子從朝鮮還言彼中書集多中國所無者
且刻本精良無一字不做趙文敏惜爲倭奴殘

毀至圖潤之間往往以書幅拭穢亦典籍一大
厄會也因目不忍見每命部卒聚而焚之余乃
知國初朝鮮獻顏子朝議以偽書却之此四
庫之所以不及前代也且如今中秘所藏如子
華關尹亢倉之類果皆出于諸賢手乎嗟嗟真
以爲僞僞或爲真惟具眼者能別其真與僞耳

王長卿

王長卿新安人能詩其內人精于紉繡嘗觀其

繡佛纖密絢爛而髮絲眉目光相衣紋儼若道
玄運筦余所見宋繡最多此繡當不多讓卽謂
之鍼王可也王行甫汪明生諸君多以篇詠重
之第性嚴如長卿往朔方謁周中丞慮有外私
使向繡佛前受邪淫戒而去

王太僕

天台王太僕嘗言天台名山無踰五岳皆得覽
其槩矣未有若峨眉之奇峻者余嘗宿絕頂光

相寺于時早秋曉起遠望寒冽不減嚴凍爲體
戰齒鬪不能止時寺鷄三號耳殘月猶在遠見
西極荒畝有一點尖明若火光者因以問僧僧
云此天竺雪山爲初日所照也始亦未信頃之
日出而此山隱隱炫耀天際已而日色徧滿大
千則山光不復明矣但見一粉堆耳余味此言
乃知佛經言初日始出先照金剛山頂爲足證
也

青鳳子

新安楊不弃精于鑒別法書名画吳用卿所刻
新帖皆其審定鈎摸上石不弃鄉人有得一石
于水濱狀如鶯子而青瑩可愛楊以千錢易之
恒以自隨作鎮紙及楊來燕有外國人數來看
之不忍釋手楊詢之其人曰此名青鳳子卽吾
土價亦不貲于是聲價一旦貴踴有一兩殿供
事許以千金易去進內闈爲禁中寶重夫此一

石也弃之水濱與瓦礫無異一遇知者遂爲上方大寶物固有遭與不遭如此哉

博古圖

鄭錦衣樸重刻小幅博古圖其翻摹古文及雲雷饗養犧獸諸衆較精于前且卷帙簡少使人易藏雖寒生儉士皆得一見商周重器大有裨于賞鑒家第一序艱滯可笑人謂可比樊宗師余謂非也此猶聞粵田農卷舌作燕趙語耳足

爲此圖減價落色

曹娥碑

聞吳閭韓太史家藏曹娥碑真蹟書法甚佳而有識者謂是贗本何者碑辭本作可悵華落乃以可爲何當是臨書人不解文義而悞書之耳余謂墨蹟真贗我則不知若曰可悵則是唐人字面矣且觀其上文曰生賤死貴利之義門下文曰豔冶窈窕永世配神則可悵有勸慰之意

甲乙乘言
如作何悵便與上下文不相協矣讀者當自得之

沈惟敬

沈惟敬以落鳧僑寓燕中寓傍有閒屋使賣水擔子沈嘉旺居之嘉旺本樂清趙常吉家蒼頭幼爲倭奴所掠載還日本凡十八載泛海而還還復走燕依趙趙無所用之故以賣水自給惟敬暇則時時從嘉旺談夷中情俗雖器什鄉語

無不了悉會石大司馬經畧東事而石寵姬之父袁某恒從惟敬游惟敬日與袁言夷中事若身至之者袁以告石石遂召與相見與語大悅遂奏受游擊將軍奉使日本而有封貢之說矣惟敬妻姓陳名澹如本故倡也惟敬既遠使石每到門慰藉至以沈夫人呼之真可謂能下賤矣第下非其所當下爲可惜耳

賀啟露布

有一近來聞人賀翰林某啟曰通藉玉堂 帝
亦呼庶吉之士校書天祿人皆稱劉更生此
與昔人身坐銀交之椅手持金骨之朶可謂今
古捧腹又曾見寧夏露布以祿山之亂對宋江
之強彼以山對江自謂絕異不知轉入惡道是
以王元美先生謂近來修史之難政謂此耳如
此等一番大舉動載此露布一通可乎

卯燈

余嘗于燈市見一燈皆以卯殼爲之爲燈爲蓋
爲帶爲墜凡計數千百枚每殼必開四門每門
必有穰拱窓楹金碧輝耀可謂巧絕然脆薄無
用不異涓水画脂耳縣價甚高有中官以三百
金易去

陳紀傳

臨朐馮少宗伯嘗問余曰范曄書陳元方傳與
邯鄲淳碑辭稍異將從碑乎從傳乎余曰觀元

方傳便見蔚宗作賊腸腑蓋碑文明說以何進
表荐拜爲五官中郎將而傳則刪去第謂董卓
入洛陽乃使就家拜官是陷陳入于卓黨以爲
彼所謂名賢亦復爾也至于謀說呂布絕婚袁
術一事乃元方爲國破奸一點赤忠所在竟抹
煞不書益以見小人不成人之美如此理當從
碑傳不足據也馮爲首肯

李長卿

李長卿嘗言自古大篇名什銷沒沉湮令人搜
募不得至于學究所攻如千家詩及巷里村詞
如呂蒙正蘇秦劉知遠之類雖窮邊瘴海莫不
誦讀唱演我不知其何所感格一至于此余謂
天下多凡眼俗耳惟近于凡俗則行之必遠此
亦勢也故我輩捉筆得與千家蘇劉傳奇爭上
下便是千秋矣不覺相對大笑

魏總制

人傳紫陽魏總制與繡水沈中丞不協當朔方
變起宇賊誘虜深入以撓我師我師多挫衄不
得逞然魏往往掩敗爲功會題沈多不與魏益
恨之時沈軍固原值虜過靈州而南魏令烽砲
毋達固原虜遂猝至圍沈數日而去余謂邊塞
烽喉自有軍法何得至此恐言者之過及見中
丞客姚士彝塞上詩有豈有勝兵雄九地不傳
烽火到孤城之句乃知人傳者不誣也夫大臣

爲國家折衝禦侮以當一面正須共分猷念協
力相爲乃欲以敗爲功欺誤朝廷固罪在不赦
更復嫌忌同官以虜猝中此又刑書所必討者
也

合卺杯

都下有高郵守楊君家藏合卺玉杯一器此杯
形製奇恠以兩盃對峙中通一道使酒相過兩
杯之間承以威鳳鳳立於蹲獸之上高不過三

寸許耳其玉溫潤而多古色至碾琢之工無毫髮遺恨蓋漢器之奇絕者也余生平所見寶玩此杯當爲第一

薛校書

京師東院本司諸妓無復佳者惟史金吾宅後有薛五素素姿度豔雅言動可愛能書作黃庭小楷尤工蘭竹下筆迅掃各具意態雖名画好手不能過也又善馳馬挾彈能以兩彈先後發

必使後彈擊前彈碎于空中又置一彈于地以左手持弓向後以右手從背上反引其弓以擊地下之彈百不失一也素素亦自愛重非才名士不得一見其面又負俠好奇獨傾意于袁六微之余笑謂袁曰袁黑橫得素素相憐能無爲我輩如殺素素好佛師俞羨長好詩師王行甫人亦以薛校書呼之雖篇什稍遜洪度而衆伎翩翩亦昔媛之少雙者也

吳少君

余下第後吳少君忽從北來人寄余一絕云趙氏連城辨得真幾年聲價重西秦從來有眼皆能識何意猶逢按劍人得詩數夕後夢少君曰余詩中按劍人明日謹避之余亦不解其意明日飲朱汝修齋頭以口語相謔趙常吉忽使酒至按劍欲甘心焉汝修力救余得絕袖遶柱而逸趙猶率奴丁數里追索此余平生所遭竄大

危厄乃從朋友得之尹公佗良爲多愧而少君一詩遂于夢中點出趙氏按歛四字大可恠也

友人

友人嘗從關中來言自環慶以北不復見山每從馬首極望惟見平沙際天千里超忽俄有橫山嶙峋可人忽焉滅沒知是雲也余後讀俞羨長詩云惟有故雲似遠山乃知是真境也又言固原都御史行臺後有園池池北有堂池上有

亭堂之顏曰天光雲影亭之顏曰半畝方塘棹
楔之前曰源頭活水後曰清如許凡歷四中丞
所題僅用朱晦庵一絕句耳又言環縣御史臺
廳事寫李獻吉天清障塞收禾黍日落溪山散
馬群爲柱聯但改落爲轉真所謂點金成鉄也

前定命

都下有抄前定命者其辭皆七言而村鄙若今
市井盲詞之類其言自父母妻子兄弟貴賤庚

甲皆具人皆狂駭以爲神也雖三公九卿莫不
從風而靡以爲此邵堯夫再來也不知此皆從
京師日者購其年庚履歷預爲撰集使人身自
覓索以駭眩之耳如余未嘗以命問京師日者
則覓之不復有此命矣且未有文理村鄙若此
而足以定人之貴賤壽夭者也其事易見何不
少察而明墮于其僞術乎

邊道詩

有一邊道轉御史中丞作除夕詩云幸喜荆妻
稱太太且斟栢酒樂陶陶蓋部民呼有司眷屬
惟中丞已上得呼太太耳故幸而見之歌詠讀
者大爲絕倒然此特近于俚鄙耳至若閩人少
白有作卽爲衆所傳誦如宋人日出卓八脚之
類最多好事故爲鏤板書價一旦騰踴買者如
市蓋人喜得之用爲笑資耳亦詩道一惡劫也

都下詩

余頃入都詞人益寥落無幾而所見篇什惟吳
允兆秋草十詩及汪明生秋閨雜詠翼翼可誦
其他惟柳陳父元夕一結云看他何處不娛人
及楊不棄溪上偶成沙頭小鴨自呼名而已至
如朗哉公翰諸君都不復進亦足以見詩道之
不振也

胡孟弢

胡孟弢嘗言于任城客邸遇一人豐頰長髯頭

着青幘身被布衲手捉一扇來謁胡胡與之言
則道流也須臾拉胡上太白樓下瞰南池遠眺
洗水劃然長嘯有如鳳音因相與對坐道人曰
倉卒無以爲娛聊與君飲遂袖出一盤如赤玉
徑八寸許光瑩可愛又出二杯則琥珀也胡意
安所得酒饌乎未幾以盤向空言曰取無覓饌
來忽見鹿脯滿中杯紅香樸人矣心益大駭既
飲而杯復滿脯亦不見增減道流更言曰明日

在酒清風滿衿不有歌舞多負佳客因向南招
之頃之有白鶴一雙自南而來下集客前相對
鳴舞胡不覺五體投地曰凡夫不知賢聖願知
此身昔所從來一何抵止幸一爲指示道人曰
人有星宿降謫身有菩薩出世身有真仙再來
身有山川孕靈身有鬼神託見身汝是匡廬山
伯來所從來止一何從止後當自驗吾乃言天地
之秘未敢盡泄胡因歷以在朝諸大寮問則曰

趙相國是天目上真張相國是旌陽顯化陳相國是參水猿沈相國是南溟公孫太宰是金天上相孫少宰是文昌司命楊尚書是司祿褚侍郎是司祿左相范尚書是貴相馮侍郎是壁月烏劉侍郎是江伯曾侍郎是南岳副司命石尚書是武曲李侍郎是北地主者沈侍郎是優波離尊者蕭尚書是折威星呂侍郎是尾火虎徐侍郎是營室秉總是左執法李臨淮是次將

李寧遠是上將軍胡欲更問諸公而忽聞窗外大聲曰盜道多言有翅不騫道人曰余過矣余過矣遽起長別不知所之余笑曰可惜此問答只成得一部天上縉紳耳何不問胡元瑞以上應少微庶幾解俗乎

黃白仲

黃白仲寓居武林余往訪之適有友人携一名姬邀余兩人赴飲黃便入內少時其容有蹙復

以他事談說許時邀者益急言主人候湖上久矣余欲捉之然行黃復身入內余聽之聞刺刺言聲余知其以妓故不敢往也故促之黃不得已與余相赴日未晡黃便謝歸主人留之不得遂去明日余往伴問于黃曰年餘四十遂乏血胤雖一似人女婢亦不能居命也柰何更問昨者遲回之狀口凡赴妓席必涕泣至歸方已又問如遠出何以制君曰出必軟血蒞盟余因大

嗟曰余方愧王茂弘九錫不意足下更是馮敬通也

知已傳

余嘗于潞河道中與嘉禾姚叔祥評論古今四部書姚見余家藏書目中有于寶搜神記大駭曰果有是書乎余應之曰此不過從法苑御覽蕪文初學書抄諸書中錄出耳豈從金函石篋幽岩土窟握得邪大都後出異書皆此類也惟

今浙中所刻夷堅志乃吾篋中五分之一耳別後乃從都下得隋盧思道知己傳二卷上有伊呂下至六代由君相父兄妻子友朋以及鬼神禽畜涉于知己者皆錄第諸葛孔明與先主最相知以爲有君自取之一語爲大不知已不錄蓋有激乎其言之也因尋校此書惟隋志有之自唐已下不復有也能不愧金岩石篋遽以語叔祥者乎

廁籌

有客謂余曰嘗客安平其俗如廁男女皆用瓦礫代紙殊爲嘔穢余笑曰安平晉唐間爲博陵縣鶯鶯縣人也爲柰何客曰彼大家閨秀當必與俗自異余復笑曰請爲君盡廁中二事北齊文宣帝如廁令楊愔執廁籌是帝皇之尊用廁籌而不用紙也三藏律部宣律師上廁法亦用廁籌是比丘之淨用廁籌而不用紙觀此廁籌

瓦礫均也不能不爲鶯鶯要處掩鼻耳客爲噴
飯滿案

余從綠酣中清泠點沸得此抄本校得二十
字已復得五字顧不知鏤板後何如耳昔人
謂校書如掃落葉隨落隨掃亦是一適

張元弢識

